

魯迅研究



九年四三九一)海上於嬰海子公及平廣許人夫和迅魯

留學日本時代



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



在北平與段、
章輩鬥爭時代



研究普式庚的要籍

普式庚研究

茅盾等譯

實價八角

普式庚是近代世界文學的發源者，今年正是這位文學家及詩人的逝世百年忌。但是從新的視角來論述他的生平作品，用忠實的譯筆來移譯他的作品，我們還沒有。本書分上下二編，上編係論文，分論他的精神、寫作方法、童話等；下編為普氏的作品：有小說五篇，詩三首及童話詩一首。研究與作品並收。譯者茅盾先生等，俱係名家。這是譯文社二年來介紹普式庚的精華，用以供獻給普氏的研究者。

杜布羅夫斯基

普式庚著
『復仇』譯
實價三角

錶

魯迅先生

三大譯作

班台萊夫著 五版 四角

桃色的雲

愛羅先詞著 三版 七角

小約翰

F. 望軍葛著 三版 八角

生活書店發行

B 25



一萬餘衆參與殯儀之行列



在萬國公墓禮場舉行殯儀時宋慶齡女士演說



容 遺



等器乃童培元藝者端執與冒委惠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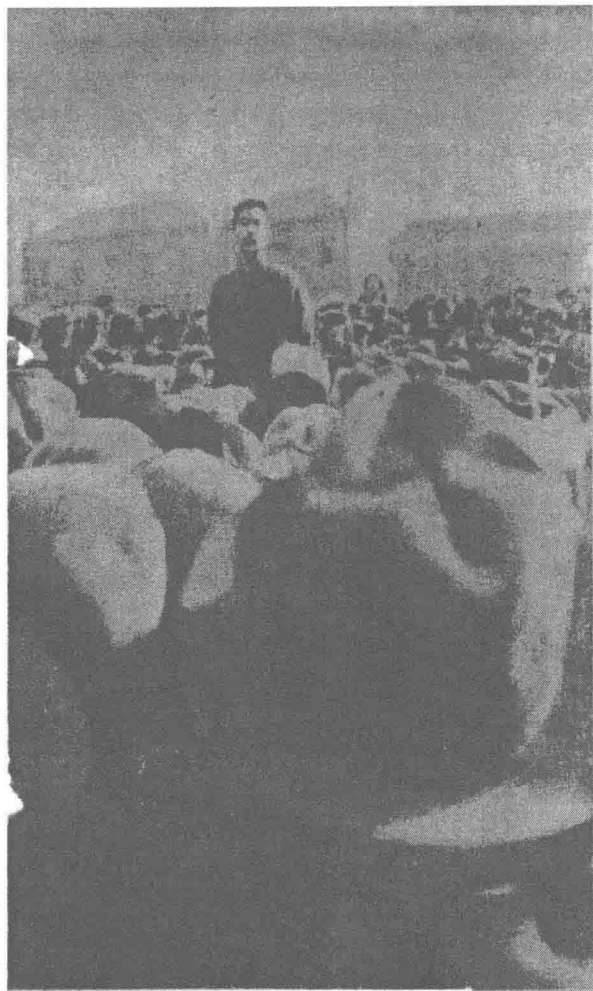
談聚人友本日與海上在



(年四三九一)海上在

逝世前
數日在
第一次
全國木
刻展覽
會與青
年木刻
家們歡
談

一九三二年在北平演講



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孫中山
天人宅與蕭伯納會晤



在
廈
門

(年七二九一)州廣在



在
上
海
(一
九
三
〇
年)

我們從魯迅先生學取什麼（代序）

編者

「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閘門，

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……」——魯迅：墳

當黑暗和光明到了最後的決鬥：法西斯主義與和平主義，侵略者漢奸與被壓迫人民大眾正在肉搏的時候，突然我們那最敬愛的「肩住了黑暗的閘門」的民族革命導師——魯迅先生逝世了。

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，也是一個勇敢的戰士——中華民族的靈魂。列甯稱托爾斯泰為「俄國革命的鏡子」，但魯迅先生之服務於中國革命是決不單是盡了「鏡子」的作用的，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；他暴露了黑暗社會的全面，他揭發了中國民族的各種缺點。不僅這樣，他從黑暗中看出了光明；他明白地宣

言：『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，……以爲唯有新興無產者纔有將來。』（二心集序言）他正確地指出『死者遺給後來的功德，是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，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，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。』（續華蓋集空談）魯迅先生雖不如高爾基一樣出身於流浪兒，但他和中國革命的聯系却與高爾基和俄國革命的聯系沒有什麼差別。他的全部生活，完全反映出了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。他始終服務於革命，始終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說話。

辛亥革命的初期，他是抱着一種『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』的希望去學習的。到了這種希望粉碎了，於是他就馬上來『提倡文藝運動』，決定以文藝來改變國人的『精神』；就從那展開中國革命新面目的五四時代起，開始了他的十八年的艱苦的戰鬥生活。一登場，他便毫無顧忌喊出了舊禮教的滅亡，唱出了舊社會的崩潰。（看吶喊）『他不單是對於熱情者們有同感』，而完全『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』。後來，作爲那時新文化運動指導者的『新青年』散掉了。他雖然

因為『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』而感到彷徨起來，但他的『敢說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罵敢打』的精神，仍然存在，且更是使他認識了『現在的屠殺者』。（看彷徨）由於他的這種不屈的精神，經過了『五卅』的高潮，他的力量也就一天一天激發着。他從自己的經驗，體會出了『同戰陣中的伙伴』的『變化』，是『無礙於進行的』，只有『愈到後來，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，精銳的隊伍了』。他的脚愈踏得落實，他的筆愈刺得有力。他不但剝脫了躲在帝國主義軍閥的指揮刀下的劊子手，他還指出了『只圖自己說得暢快』的才子加流氓的毒汁。（看而已集，二心集，三閒集等）這種毒汁不僅傳染在當時的文化陣營中，且傳染在政治陣營中。一九三〇年在他領導下的新文化陣線的建立，就是肅清這種毒汁的結果。從那時起，他的生活，更是與中國革命打成了一片，成了中國民族革命的文化前衛，一直到他最後一次的呼息。我們看他在逝世一月前所發表的言論吧：

「中國目前革命的政黨，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×統一戰線的政策，我是看見的，我是擁護的，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，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，而且是一個中國人，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。」（答徐懋庸並關於抗×統一戰線問題）。

而且他不但是同意，不但是擁護，他以他一貫的戰鬥精神，毫不放鬆地發動了一次極有意義的論爭，提供了許多可寶貴的戰略，以及運用戰略的方法。

「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，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，當然也是必要的。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路線上，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，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，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。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，在戰略的運用上講，有岳飛文天祥式的，也有最正確的，最現代的，我們所應當採取的，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？這種地方，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，在戰鬥過程中，決不能在戰略或任何方面有點忽略，因為就是小

小的忽略，毫厘的錯誤，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！」（幾個主要問題）

我們十分相信：這問題因他而展開了整個細目，這問題因他而更趨於具體化。這時候的魯迅先生與十八年前的魯迅先生，除了年齡上，幾乎沒有什麼不同；有之，只是艱苦的環境，把他鍛鍊成了更結實，更倔強，更勇敢。他的一滴血，一滴汗，都是爲全人類，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流！他是我們全民族的！

然而，現在，這偉大的導師，這勇敢的戰士，我們的魯迅先生，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了。

這無疑的是全民族的巨大損失。給予我們的，不單是個人的悲傷，而是一個晴天霹靂的警告：在敵人的瘋狂進逼下，我們喪失了一股無比的力量！

我們不僅是要向這位巨人表示哀悼，我們更要號召全國文化人，全國知識青年，以及全國的民族戰士來繼承這位巨人的遺志；把那肩起「黑暗的閘門」的責任，放到自己的肩上來。

我們不但要向這位巨人學習創作方法，我們更要向這位巨人學習一切革命的戰術。

我們要學習他那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，這種精神不是從天上掉下的，而是從他的實生活中鍛鍊出來的。他抱着『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』的信心，於是他有正視黑暗的勇氣，無論是臨到大戰鬥或者是日常生活鬥爭中，他不曾做一次旁觀者。他採取着各種戰略向敵人射擊。『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，必須堅決，持久不斷，而且注重實力。』（二心集）他一直表現了他的這種機敏和韌性。他極力反對空談，反對虛偽，反對那『只是憎惡，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。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，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，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。』（三閑集）他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幹。比如，他在論到現在的文學運動時，就明白告訴我們，『……我們需要的，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，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，生龍活虎的戰鬥，跳動着的脈搏，思想和熱情等等。』